

(絲鑼)

十九路軍既已移師閩北、
圖窺浙境、中央當局、亦
特委命張治中趙觀濤魯滌
平等、統轄軍隊、嚴密布
防、並委俞濟時爲浙省警
備司令、負責鎮攝全浙治
安、現聞浙兩軍、相距不
過三十餘里、弩礮劍拔、
大戟一觸卽發、連日雖有
步哨衝突、但形勢尙不嚴
重、據消息傳來、閩省當
局爲先發制人計、業已揚
言下總動員令、准其內部
意見不一、組織殊欠嚴密
、前浙滬警備司令嚴啟、
竟因此遭蔣光鼐之忌、而
被軟禁、至閩財政尤竭蹶
萬狀、陳友仁赴日進行大
借款之說、似非無稽、茲
將各項消息、分誌如下、
福建已下總動員令 福
建人民政府、已於本月四
日下總動員令、所謂總動
員者、僅十九路軍一支軍
隊、全體向閩北移動是也
、表面故作聳人視聽之宣
傳、以爲先發制人之準備
、其實後方接濟、尙無充
分把握、下令進犯、尙非
其時、僅派遣無幹便衣軍
隊、假扮農民、混入浙江
邊境、作種種跳樑小丑之
活動、然中央大軍、陣線
嚴密、早有準備、敵如來
犯、決予迎頭痛擊、狐羣
免黨雖狡、恐亦不得逞、
至於十九路軍之軍力、自
改編後、土匪民團均有、
變成雜色軍隊、其編制茲
調查如下、第一軍長沈光
漢、第一師劉占雄、第六
十師毛志才、第二軍長毛

軟弱

(絲綢)

維壽、第二師龐成、第六十一師梁世驥、第三軍長區壽年、第三師張君嵩、第七十八師雲應霖、第四軍長張炎、第四師謝瓊生、第四十九師阮寶洪、第五軍長譚啓秀、第五師司徒非、第七師趙一肩、第六軍長翁照垣、第六師洪文德、第八師余承充、第一獨立旅陳齊煊、第一獨立團聶進龍、第二獨立團馬鴻興、陸戰隊第一旅楊

被蔣光鼐軟禁、失去身體自由等語、究竟真相如何、一時無從探悉、旋前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張襄、由閩狼狽來滬、始證實戴氏確已被扣、張襄對往訪記者、雖未允許細宣布閩垣現狀、但其左右、則已罄述甚詳、據云、月前戴由廈飛省、係在閩變之先、當時此行、並非戴氏所願、嗣抵省後、目擊陳銘樞等所爲、殊出本人意料之外、即蔣光鼐亦未必贊同陳等所爲、戴氏猶從中奔走呼籲、冀打銷其叛亂行爲、至觸當局之怒、現尙被監視之中、目下僞政府諸要人、皆同床異夢、即十九軍之幹部、亦意見不盡一致、蔡

百萬元、至每月支出、軍費一百二十萬、政費二十萬、教育費十一萬、收支相抵、尙多盈餘、決不致抱悲觀云云、其實蔣雖作此語、而向銀行界強迫借款、實未放鬆一步、但地方確掘已空、銀行界拼命勉籌之結果、亦僅湊得現款八萬六千元、因此人民政府之外交委員陳友仁乃不得不向日接洽大借款矣

張惠長就空防司令 中央飛機、自駛至泉州等處、拋擲炸彈示威後、陳銘樞等即召集緊急會議決議、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加緊空防、並秘密挽請前航空署長張惠長氏赴閩、就任人民政府之空防司令云

(王)
(冰)
(史)

陳字異如，今年四十二歲，粵之連縣人，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卒業，返國後，初於陳炯明部下充某營營長、旋積功陞至團長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，李濟深時任許崇智部第一師師長，力爲汲引，得充該師旅長，民十五北伐之役，又調充第十師師長，隨蔣出發，未幾陞任第十一軍軍長，兼總司令部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，歷任中央政治軍事委員，廣東民政廳長，廣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，「九一八」後，陳因緣時會，又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、交通部長暨行政院副院長之職，一介武夫，不次超擢，論官階不可謂不崇隆，徒以野心勃勃，私組「社會民主黨」，不容於中樞，終致快快去位，陳性極陰柔，汀泗橋之役，適任黨軍先鋒隊，以北軍吳佩孚親自督戰，屢瀕於危，得張發奎率部馳援，方克轉敗爲勝，後之贛邊修水銅鼓諸役，陳在在欲以巧取，均賴他部力戰，始收殲斬之功，故在革命軍過程中，雖同隸李濟深之第四軍，其威名之不逮張發奎，蓋亦有由來也。

(H)

▲大權旁落徒擁高位……部衆無安身之所
▲身居火山危懼萬狀……主席有打倒之虞

所謂「人民政府」主席李濟深、這次被陳銘樞一拉、居然又登上了政治舞台、做了「社民黨」唯一的大傀儡、李氏因「復仇」心切、雖明知被利用、也居然像煞有介事的、大發就職通電、極自鳴得意、致將自己兩句金玉之言所謂「有千萬事足、無官一身輕」、「幾忘個乾淨、不消說這是一時的感情衝動、但是想起湯山一幕、那能不爲自己的前途興奇呢、但是事過境遷、情感受了理智嚴格教訓後、當然未免又要興「樂極悲來」之感、昨有客自閩中來、述及李氏之近況甚詳、據云李之態度、近日忽異常消極、而對環境之苦逼、及左右之紛擾、時有仰天徒喚奈何之歎、人或叩以對「新政府」將來開拓之意見、則嘗顧而言他、殆心有無窮難言之恫、蓋李濟深自扮傀儡登場以來、凡百事情皆不如意、雖居高位、但左有「陳銘樞」、右有「黃其翔」、軍事有蔣蔡包辦、黨務有各黨共管、一切大權、都操縱于若輩之手、李氏除「司印」外、不能過問諸事、因此想起當年、威震西南之際、一呼百諾的大權獨攬、未免有昔是今非之感、要而言之、李濟深不滿于新府、覺權位旁落者、約有三端、（一）自香港偕來的舊部數十人、都無能安置、袍澤心腹多懷怨望、（二）是事仰陳蔡鼻息、看黨人顏色、自己不能稍顯身手、尤不敢獨有作爲、（三）對取消派第三黨之徒、常懷危懼之心、向左、恐若輩見笑、自己也老實表示不出、向右、又恐于己不利、而爲人所「打倒」、總之、李氏此日以「反赤健將」而踞「人民政府」之交椅、正如置身火山一般、一

日爆裂 便是這矮將軍大傀儡、粉身碎骨報國之日、是不堪設想的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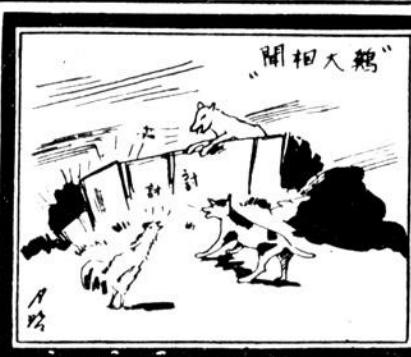
界吉汎昌宅，驚魂乃定，方與鷺主席商震，爲昔日本士官同學且同班舍，情感素密，此次方吉之就範，全由商

自劉文輝部與川軍各軍激戰以來，數月之間，該部前線陣亡將士，竟達萬餘，在昔戰事結束之後，必舉行一度盛大之追悼會，以慰幽魂，此次劉軍遭受空前挫敗，退處西陲，經濟頗感困難，因而無暇及此，劉文輝以盛典闕如，未盡籠絡部曲之能事，殊覺不

懌，適日前有西康之安革大喇嘛、游行返康、道經雅安，劉以安革佛法精深、神通廣大，特挽其小什數月，開建佛壇、藉楊枝雨露之恩，爲陣亡將士求冥福，該軍高級官長，亦多熱心解囊贊助，想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也、

（渡潮）

氏從中斡旋，担保生命安全，亦由商一力承當者，方吉因孫河橋遇險，故大冒商「夠不起朋友」，實則據事後調查，黃維嶽爲前張學良第三處長，其人好功慕利，偵悉方吉行跡，擬縛之以耀當世，又疑方吉南行，車必重載，不妨落井下石，串一「瓦崗寨」，故商知悉後，特電津吉宅解釋示歉，外間紛傳方爲黃就地槍決，亦即以此傳聞云云。



(九鼎)

監視之主要原因云云

陳友仁進行日借款

福建財政、山窮水盡、已爲公開之事實、惟人民政府經濟委員會蔣光鼐氏、連仍作欺人之談、謂人民府財政基礎、業已漸臻固、每月收入、關稅四萬、鹽稅三十萬、統稅十萬、烟印稅十萬、地稅一百萬、共有收入二

馬二將軍揭抗日救國大難於察省時、方振武吉鴻昌爲呻吟哈二將、馬二善觀風色、受勸登泰山後、方吉仍負隅獨守、卒以衆寡懸殊、雖一度推進至平郊小湯山、終至俯首就降、所部被遣、方吉軍事失敗後、其行蹤深爲國人所注意、尤以方振武之生生死死、成莫大之謎、記者昨晤前方氏秘書現執教暨南大學之陳君、(常有學術論文、發表於申報月刊東方新中華等雜誌、)叩以方氏究竟尙在人間、抑已與世長辭、陳君莞爾曰、方氏死訊、爲某國人造謠、氏固作蛟龍之潛伏、惟傳聞變氏亦居中活動則匪確、因氏自下野以來、頗悔行事之孟浪、心緒惡劣、故現隱某叢林、短期間不備作任何政治活動、閻變醞釀、適氏失意南行之秋、故外間附會方亦主動、實則福州人民代表大會之簽到名錄發現方氏者、某君之招搖也、至氏前此脫險南下、其經過頗足一述、茲併以告君指記者、氏與吉鴻昌聯名電平軍分委員長何應欽請收編部隊、担保本人安全離防得覆允准後、即令米文和辦理結束、將所部集東莊前後沙峪馬頭莊董各莊聽候點驗、方吉亦摒擋搭軍用車二輛同行、沿途雖駐軍節節盤查、尙得放行、不意車至離津百餘里之孫河橋、黃維嶽部突予留難